

自常益一杭公之仁心  
誠可為感服也然不欲  
公之以心為心不肯者不  
至要雖不悔事請以意

久自無遺失其所新設動致忽忘今日 浚廟忌  
辰須換淨膳予方有所筆記且適不欲食勿亟可  
也庖人由井源臧當直請更命同僚已退待罪監  
膳曰稽延益不可姑俟竣事饌成公食之曰味殊  
佳庖人所調自別公常飯二椀是日三椀源臧監  
膳請罪公見監膳嗟賞如初監膳感涕不復請而  
退

予已老灌園自適宅中及別業樹藝殆遍蔬菓菓茲  
皆獻其新於公一歲烟草頗美封內館山出烟名  
小棟為名產因書手種小柳并園蔬以獻他日見

公曰前致烟蔬皆佳烟草有餘更分少許予喜烟  
和柔者卿所知近者茶童進烟益烈不能多喫渠  
固欲適予嗜而言其不佳恐傷人意輒自勉強唯  
卿所致烟和柔適口耳予退以為公周慮憫下如  
此而所司不知可耶因見茶童語之竹津長有曰  
前日購烟和柔者會其乏絕不得已進頗烈者而  
公不言因謂公亦嗜烈者所上次第益甚烈而公  
終無一言臣等惶恐實甚予曰公已有命悉獻所  
有乃獻二十連採烟葉挿繩懸梁間若燕下陰乾  
每條名一連是歲凶饑禁釀監膳以公旨諭予以

獻烟特賜酒然不能一時盡給且受一升酒於厨  
人以盡今歲依回曆以賜公恭儉乃有此戲謔也  
正月十一日饗祭旗及甲冑之資公已臨案徐去言曰  
置醢葡萄一豈今日之儀乎監膳警告膳夫視明醢  
當在遠進成禮皆謂慶典違禮必有嚴譴監膳尾  
形弭總膳夫拜身膝次卑因扈從長香坂木冲請  
罪公乃書國詩賜弭總曰何撤馬列兒密玉諾答  
點齊獲此杜吉列諾哥諾莫素越獲斯刺禮備結  
里弭總拜稽首而受公襟度夷曠國詩之詠轉過  
失為吉慶也

公嘗謂侍臣曰餽遺有薄而見誠意者意卿等亦當  
知爾夫厚幣重饋非思而不欲也彼掛意已多故  
受者思所以報意常不安渙釣所得若園圃蔬菜  
足以表誠意以其薄不必報報亦不難也珍玩奇  
巧莊飾以至寶出於敬上之意然於我祇為負慙  
凡人以為足者無所憾而易至忽忘自以為不足  
者有所嫌而不能忘乎懷是故幣重者或無繼好  
之誠辭薄者反有款曲之意此不可不識也  
江都郎公寢庭頗廣胡枝科生每花時老臣以下至  
皂隸班為設簾危宴自危枌堯日日更代以訖花

落慰終歲千役之勞也。庭間往往布席，說烟盤，陳酒肴，或賦詩，或作國詩，諧句有，或簪花者，有接膝而飲者，有醉而歌舞者，士大夫宴酒，酣歡洽，公或臨之，亦自賦詩，賤所宴，微啓障子，窺之，其情態非翰墨所能盡也。

日城餐霞館，園中多植櫻樹，每花開，先請老公設宴，又遍召侍臣及前給事左右，遷他職若致仕者，賜酒，上已節，就庭前曲水賦詩，有詞藻者皆與焉，櫻花之宴，曲水之會，勝情遠，既皆有不可得狀者，夫公在國暇，輒出獵，或放鷹，在江都則且夕匡坐一室。

讀書耳，凡人自束修者，聞有游覽賞會，多不悅，是人之常情，公則不然，謂侍臣曰：「梅花方發，梅莊可游，櫻將華，上野飛鳥游人必多，西原牡丹，巢鴨菊花，小艇釣沙魚，海樓詠月，是皆一時樂事，甲前日出游，乙則否，歲月可惜，若當上直，同僚為代，可也。」時賜行厨，羣臣感公恩惠，亦屢勸出游，公曰：「聞卿等談游覽，自可樂也，不必身往，老臣見公，恐思典籍，恐生疾，使予從容請，公曰：「謝諸老厚意，予當出游耳，久之，無命，予又承間請問，公曰：「二擔前，真整伍以行，何樂之有，即為微行，萬一有不虞，其如之。」

何城市間鹵簿不得不如儀至郊馳之猶有前徒  
及執長刀者且予非不樂出游素不能飲後排行  
饋觀人酣醉歸途已遠須戒後者長官予為扈後  
長近侍詔  
予為長官故  
公亦戲云爾隨例引滿予難於言歸近侍雖醉  
小臣未洽予仍倚柱吹烟名為游覽實為勞擾  
且往還二三里路在羣下則可以扣車如予祇為  
疲勞雖予若屢出游或慣行步如此不獨苦後者  
恐有挑圍之議不如舞木劍習騎馬然二子屢  
言不聽不可予別有一事常喜謂馬患在埒促狹  
如外埒當召馬官又有落扈警衛多煩有司是以

欲命騎屢止外埒人所關觀唯東方若施板牆與  
寢庭無異予欲騎既人牽馬來近侍受之得朝夕  
自適何樂如之予退告老臣皆悅趣命吏公又召  
予曰前命作板牆意以為不可其所費幾何對曰  
作板牆并布沙於埒不過三四金公曰果爾吾之  
過大矣漢文愛白金之費不營露臺况我濟用度  
不足比歲減諸臣廩祿之半如何以玩好之故費  
三四金耶命止之

公老憫人有疾病者優恤周至今舉其二侍臣坂  
次郎體羸瘦悒悒不樂類勞瘵症公曰如卿疾優游

消遣得瘳者常多。試浴高湯溫泉，因暇二十一日，  
比其反疾果復，藩制不聽士人出境，但浴高湯者，  
賜暇二十一日，得縱游覽。或探仙臺松島諸勝，官  
雖知不問，凡餌藥及浴湯泉，率七日為期。故久者  
不過三之也。予素強健，獨患頭痛，公曰：高湯善治  
頭痛，然卿乏資斧，當為助費。因賜金若干，予深感  
特恩之。高湯晝夜深浴，以懸瀑打頭，期滿而歸，頭  
猶時發劇甚，既而漸瘳。至今茲己酉，十有五年，三  
四歲來，間一發亦不甚劇。豈湯泉之效至此，將疾  
瘳亦隨老，揮意是浴，渥恩之所致耳。前年夏，侍臣

身并孝廉，病篤，家貧，室無牀榻，荐藁布席，俗所謂  
土間也。公聞之，曰：士宜忍傷濕氣，急命匠人，伏牀  
。春月，了患大頭瘡，自以指溝壑，公是時侍老公疾，  
猶屢使醫來，賜人參，朝脯必以餼，賜予，予去，某初  
草此編，今茲得終之，公之厚德，直如何報也。

藩臣祗役江都者，父母病，許歸養，始於明和三年，神  
保休并衛也。蓋在江都，官事鞅掌，且人臣之義，行  
役不問其家，故父母疾病，家人或不報，以實。老公  
愍其如此，創之此制。安永九年七月，監膳兼浪友  
四郎在江都，聞其父病，當是時多患，時疾者，才四

耶亦病在告不敢請公謂予曰遠彼聞父母病誰  
不憂念況於篤孝如友中帛者乎若平康必自謁  
歸今身有疾病加近侍在告者過半以故不敢請  
耳予不之使令若彼疾少愈宜速歸省使其僚平  
賀甫歲諭友中帛友中帛星夜倍道還國老臣留  
邨以四歲為期安永五年廉若忠起期滿以稱職  
更命留二策公謂予曰忠起留滯已久吾深思其  
母子之情老臣本莊亦在邨中事務自當區處賜  
暇月餘歸見其母七年友中帛又在江都六月好  
訃至哀毀尤甚同僚為請曰友中帛喪母孝子之  
心哀痛至隱有不可言者矣且祖母年垂九十春  
月以來嬰病卧牀孱友四郎南上時已危殆父母  
同養視尚不能無顧念今必死獨老父在焉友四  
郎妻產期在並諸子嬰孩雖有姻戚恐有罔友  
四郎思其父之焦勞不能暫忘臣等不忍漠然路  
視願及喪期未畢賜暇歸見祖母及父措置家事  
湯藥扶持屬之親相舊故庶幾可少慰其心矣未  
聞有故事冒瀆尊嚴不勝惶恐之至唯其情實有  
可悲者謹連署以聞公曰卿等為友中帛請甚善  
即日遣歸喪未除而至

本藩初無父母家人疾賜告之法。安永九年二月新  
下台曰。父母妻子疾病。宜告有司引退。若祖父母  
兄弟姊妹伯叔父母孫甥舅疾病。別無養視。須得  
請引退。為人後者。其父母病。不待命可也。隆老若  
幼弱若無告者。隣里朋友相共護視。勿得疎慢。

公在江都。都下有一男子。脣右拱長。挽之可覆鼻。見  
其面極短。縱脣復故。頗類提燈。有伸縮。因名提燈。十四十三  
漢作廬。揭招牌。觀者羣集。得少錢。日給都下。傳說  
以為奇。輕卒還言。彼本藩某村某甲也。公聞之曰。  
縱令生有異於人。四體全具。宜隨分有作業。而供

人觀笑。其心安能自安。意既無親戚。又苦貧乏。出  
於不得已也。命贖之。遣歸就業。

安永三年。公朝江都。鍋懸大田原間。有疾者。兜轎驛  
送。予從駕督中隊。惻然憫之。顧見轎後掛笈。書羽  
洲米澤某坊某甲。其為米坊。為立坊。歲久忘之。予  
謂國人在外罹病。不知則已。知而捨之。不可欲留。  
久護視。時公行已遠。更騎追及之。以狀聞。又馳還。  
告老臣嶋津在基。留人視之。踰月其人病愈。歸澡  
浴。踵北門。向城再拜去。既聞之。甲本貫後越。來為  
本藩賈人奴。往謁伊勢廟。歸途得病也。

瑞耀夫人法林公女、為秋月候果申長貞配、安永七  
年年七十七、十一月得疾、病留、公日往省視、辰牌  
而往、夜半始歸、至大漸、終夜不歸、親嘗湯藥、為按  
摩、二十六日夫人卒、秋月諸臣見公至性、悼篤、莫  
不感嘆咨嗟、既而老臣帝申繼殿來、予舍、請曰、自  
瑞耀太夫人之歸、公公室屢羅不淑、益疎遠、使者聘  
問、典列國無異、羣臣甚憾焉、公室之有親戚、世  
繼好、以為倚賴、自除宗國、唯有貴邦、從今以往、新  
正寒暑、其他事故、暫御之、臣修劄子、因執事、以聞、  
我公於君、猶君於大夫人、我公幼冲、未能見賓客、

然既以為屬託、每君來、則請內廳謁見、正臘及慶  
予、臣輩來見、與謁、姑猶其故、春秋私謁問安、則就  
執事舍聞之、是羣臣之願也、於是禮際一此瑞耀  
夫人存在之日、繼殿屢來、請公安、其僚渡邊、申曉  
常崎、織部亦然、幼君輔導之方、雖以予謬劣、猶時  
有咨詢、

安永七年、予從在江都、十月十六日、俄命召予、予入  
見、公默坐、俛首涕下、良久曰、我以小國支子、君  
於大邦、亦唯老公之德、當竭心孝養、然特其康健、  
以至今日、悔無及、言此、涕俱、予驚問其故、公曰、聞



書入言急脚至報老公病問之曰未至海留是欲  
念我不憂念耳既共圖書謀欲使卿及醫事歸  
問疾卿等至須共老臣商議以老公所苦具書報  
知予受命退將以明日癸有事不果十七日夜已  
裝載公又命召予曰急脚復至老公病甚請召大  
府醫已遣人請桶元春往我亦將歸觀雖朝命未  
可必以義父病為請可得也從者減半車資亦不  
須後汝且留督後隊車資從行老臣也乃命潞周  
盤理代予與于瀟書及君夫人使者未得遽行  
更請德永榮庵即日癸榮庵以善醫受原於休質

△中書省郎中衛門先行  
十八日晨癸以无春

一公曰父病請歸養自此常貫其請輒得命須戒  
從者旅裝以出辭閣老直行將以二十日請十九  
日治行略辨適急脚至曰十四日至十五日老公  
病差間不復須請大府醫公大悅因謝元春賜酒  
侍臣公亦輟行

天明七年六月高錫老出在江都患疽公已老在國  
使外科醫堀內易麻往視又屢遣人問之或言其  
重不可為公聞日夜憂念馮允深坐典籍生平所  
深好猶且屏不覺近待思有以慰之談笑或論古  
今事公唯而已皆恐其生疾請行步願養公不

為忤，與赤庭內，然至無一言，侍臣皆憂懼，無敢言者。公意以為諸侯已老，法宜居江都，其就國以俗湯泉為請，病未愈，又請之江都，未聞有故事。且所費亦多，比歲國用不足，減士臣祿，下節儉之令，令出未幾，以已之故，多所糜費，不義不省。父一病，不孝不義，何以蒞民意，未能決，居三月，乃曰：我自今益節儉，以償行費，則孝義兩全矣。因請大府之江都，初公屢召，予謀事，一日語予曰：父之共養，養父一也，愛敬不可有貳，唯我初為老，公所養，思義至重，不能暫忘，寒暑而賜，莫不關予懷，高錫若公

則否，蓋自幼離膝下，徒以歲時問安，故耳。六也，慳離百里，不能以時承歡，愛敬之情，久而愈薄，我肝最恨也。又曰：昨日烈日烈暑，思灌盆樹，既而以為父罹疾，何暇及之，因自嘆我之不孝，一至於此。又曰：予入後宮啜茶，婦女諧謔以慰予，予不覺失笑，竊謂父有病，豈笑談之時乎，使兒女子得伺我，吾甚慙焉。因起出，八月十七日，發程，二十四日，晡時達江都，見留守老臣，率部曲賸賜食，後者公僅一飯，散羞皆不下筋，見迎勞賓客，直往長者，凡高錫別都從者，追及虎門，半途，函薄始得如儀，公命昇夫疾